

最近捧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大作。汪老抗战胜利之前，曾在西南联大求学，并在其旗下一中学教书。散文集中的《观音寺》一文，提到一个情节：那时他居然和学生一起合作演出了《雷雨》。这类内容我自然格外有兴趣一阅。

那位演男主角周萍的老兄，上场昏，一上了台，不但走错位，还忘词。他倒知道不可冷场，中气十足地胡说八道起来。汪曾祺在后台忽听得他要人救命似的大喊：“鲁贵。”汪曾祺演的就是鲁贵，一边心里嘀咕，要死快了，人家剧本根本没有这样的安排，一边也只好上台。亏得他灵机一动，即兴编了几句台词，总算把这漏洞对付过去了，而台下观众居然毫无察觉。

汪曾祺那不动声色的老辣妙笔，极大地触动了我心扉，勾起了我的诸多回忆。有人问：你在进入译制厂之前演过戏吗？这一问，竟把我问住了。没演过？不，演过的。我那回的“首秀”，还是和给予我艺术启蒙的沪剧联系在一起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上高中，稀里糊涂地就被拉进了学校的沪剧兴趣小组。我原想大概就是唱唱沪剧小调，到农村参加劳动时可为农民朋友唱两段。未料他们的胃口大得很，没几周就排起了戏，而且是大戏——沪剧《星星之火》。我们兴趣小组的“女魔头”当仁不让，自然演第一主角肖桂英；她还特别看得起我，也不跟我通个气，居然就让我演庄老四——日本老板手下凶残的走狗。天哪，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派，可怜我是个极内向的男生，上了台腿都要发抖的主。好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无奈有时也能化为一种动力，再说我也不愿辜负器重，要知道她的舅舅舅便是大名鼎鼎的“碧落黄泉”的王盘声。

内向人一般都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演这个庄老四，外表上首先得玩点花样。于是，我让一只眼“瞎”了，左眼上蒙一块黑布，如同荷兰的海盗，加上语气冷冰冰的，自觉还蛮凶的。因要连演几场，下戏

之后，听人说要保持人物状态，我便平日里时常眼露凶光，吓得班上同学不敢看我，断定我走火入魔了。一个班上小女生，本来有一点那个意思，从此之后，便掐断了这个念头。哈哈，这就是我在台上首秀的经历。不知我高中的同

演戏那些事儿

童自荣

学们还有无印象？

高中毕业之后，考入上戏表演系。毕业公演算是我专业性质的粉墨首登场。当时成立了两个剧组，《柜台内外》和《英雄工兵》，我在后者，还曾公演到了外地。我的角色是炊事班长。本没什么特别，但规定要给大家讲工农英雄的事迹，好像戏中戏，这就要动点脑子了。想来想去，干脆我就用唱来代替说吧。我设想这个角色是个北方大鼓书的爱好者，就用京韵大鼓的腔调。没机会去登门学习，也只好凭听广播节目的印象，捉唬人地自编了曲谱。正式公演时，我头二句一唱便渐入佳境，身心比彩排时还要放松。不料，自我感觉太好，一个大意，手上的说唱道具——一根细长棍子弹飞了出去。天哪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居然出了这样一个大洋相，我尴尬万分，当然，还有自责。事后老师同学当然都没说什么，但有现场观剧的亲友观众则笑着直言，这个事故让他印象颇深刻。完了，几个月来的努力都付诸东流。之后我恐惧上舞台，恐怕与这次演出有很大关系。

两年前，话剧中心突发奇想，要把外国侦探广播剧推到台上去演，且三个小剧中的主角都邀我饰演。我思来再三，想来这还不完全是演话剧，再说情面难却，终于被动地迈出了这一步。眼看要“开花结果”，谁知就来了小插曲。进入站起来连排之时，那个导演小女生（她大着肚子，极敬业，也是上译厂配音的超级影迷）排话剧的瘾头凶猛地上来，要我们相互要交流起来，而且肢体要接触，大概盼我们语气冷冰冰的，自觉还蛮凶的。因要连演几场，下戏

我站出来抗议。事情就此弄僵。那天回去，我本子也扔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副导演来了电话：“还是维持原议，一切照旧。”于是才有了以后的正式与观众见面。

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搞艺术工作乃是一份幸运和幸福。配音艺术也好，舞台演戏，或是哪怕唱一支歌都蛮开心的。我深知在民间也有大量人才，可惜得不到机会圆梦，或是无人发现，或是他们自己也不自觉。那就做一名暖暖的爱好者吧，能参与当然最好。愿我们开开心心一起在艺术的天地里尽情遨游。

雪野

方忠麟 摄



互联网上常可以看到很多可爱的小猫咪照片或视频，心细的人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猫喜欢钻到纸盒子去，哪怕那些盒子的空间非常有限？有时候甚至会发现它们还会躲进抽屉里去，有的主人最后竟然是在鞋盒或茶壶之类的“安乐窝”里找到猫咪的。

这个问题，虽然尚未在动物界形成统一的定论，但有些解释还是值得一听的。一种解释是：当猫儿来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，或者觉得很有压力时，箱子这样的空间就会成为猫儿释放紧张情绪的地方。第二种解释：猫是嗜睡动物，每天最多可睡20小时，根据以前野生时的经验，白天在敞露的空间里，睡觉是有危险的，于是上述地方成了它们的首选。第三种解释，和狗不一样，猫遇到危险就会快逃，喜欢把自己隐藏起来。还有一个理由：猫喜欢温度，喜欢呆在暖和的地方。在冬天的农村里，农家做完饭把火撤

如今大街上，经常有人嘀嘀咕咕。仔细看，原来戴着耳机，正跟电话里的对方交流。还有听歌或者听戏的，嗓子里哼着，手比划着，仿佛发癡症。活在耳机小世界，裹在自己套子里的人，不与众乐乐，只与己乐乐，也挺好。

我虽不会边走边舞蹈，戴耳机听书，到了动情处，泪光闪烁，或笑出声来也许有过，不知道可曾吓了路人？

常常想，人为什么写文章？就是善聊又没处漏的一群人，把要说的话，落在纸上，撒在网上，等于找人聊天。

近年来，单位一茬茬人退休了，女的里我年龄最大。食堂午餐，80、90后，已经端着盘子走到60、70后的桌前，突然又拐弯移到别桌。我对着婷婷身姿和头发梢都透着青春的背影感慨，自嘲说，老是件多么可怕

除后，灶肚往往成为猫儿取暖的好去处——“暖灶猫”一词就是这么来的；当然，没有灶肚的话，上述空间亦能凑合。

现代人养猫不再自己去做什么“猫鱼儿”之类的猫食了，而是到超市购买成品猫食。有人无意中发现了——一种“鼠肉风味猫

猫窝·猫食·猫情

陈钰鹏



如兔、牛、鸡、羊、鱼等宰杀后)组成的，除此以外，还有粮食、矿物质和植物性辅料及添加剂，用鼠肉也许还得专门去培养一批老鼠呢，成本便会成为大问题。所以人们情愿相信这是骗人的广告。再说，现在的猫儿不是那么离不开鼠肉的。

说到鼠肉，不能不提猫和人的关系。8000年前，人类就开始

和猫打交道。古埃及人的家庭、母亲、孩子的保护神是猫头女神。猫在家庭里颇受尊重，家里的猫死了，全家人都要将眉毛划掉，以示哀悼。猫是人类的好朋友，好帮手——十字军东征后还乡时，不小心让一批老鼠搭了“顺风船”来到了欧洲，鼠疫横行，据说，跟之前欧洲人出于迷信盲目屠猫，导致老鼠的天敌锐减是有关系的。

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如今在很多国家出现了“重狗轻猫”的风气，说什么“猫是不知感恩的动物”“猫把自己当成家庭的主人”“猫把人仅仅看成是帮它们开猫食罐头的人”……如此这般，不一而足。美国有一个实验小组用50只猫做了试验，在一个大空间里让猫们站在中

间，四个角分别是供猫选择的人或物：人群、玩具、猫食、猫平时喜欢的一种香料，让猫和这四种

客体保持2.5小时的隔离，然后解禁。最后发现37%的猫儿涌向了人群——它们宁可放弃猫食而和人去接近、游戏。

你们还吃什么呀？其中一个稍大的说，我们要吃槟榔。

我——哈哈，哈哈大笑，赶忙掏出槟榔，除了一人手里塞一颗外，还在他们的兜兜的口袋里包上一粒。小孩得了槟榔，兴高采烈，一手举着锅巴，一手拿着槟榔，一窝蜂似的跑了。

湖南槟榔随着人员的流动，渐渐地有推广之势。早些年上海是没有槟榔买的，现在在一些小店，可以买到槟榔了，它们和口香糖一起，被摆放在当街的玻璃柜台上。

我是正宗的湖南人，当然喜欢嚼正宗的湘潭槟榔。当我将一枚黑黑的槟榔抛进嘴里，嚼得满脸通红，容光焕发的时候，总免不了有老太太低声地问我，先生，依嚼的是啥子？

我答：槟榔，湖南槟榔。

自言自语

李雅芬

的事。不敢说受歧视，年龄的危机感还是有的。

就越发地多写文章。自我聊天，也自我安慰、自我疗伤。

老来健忘。就多写工作日志，今天做了什么，明天应该做什么。记录所为，提示次日功课，更重要的是之后写总结报告和，有据可查。所谓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

写着写着，感觉麻烦，有一日发现，微信语音功能很好使，不用打字，还不过期，就把月度两天值班日期用语音发到家庭群里，家人打电话问，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告诉你们我哪两天值班呀。原来，也有问题，



我是华东医院医生，常年奋斗在忙忙碌碌的手术室，经历跌宕起伏的救死扶伤，感受荡气回肠的起死回生，品尝峰回路转的医疗抉择；同时，又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，多年笔耕文坛。今天，以医生的视角，以作家的笔墨，围绕手术室这个特殊战场，解析临床一线的真实故事。

那年元旦夜晚，时针指向两点，一个孕妇脸色苍白，在诊察床痛得打滚。时任华东医院院长的俞卓伟正好来到急诊室巡视，见状连忙问她丈夫：“她怎么啦？”她丈夫说：“晚餐时吃了一块红烧大排骨后就这样了。”夜班护士小黎递上化验单说：“刚才刘医生已经接诊，她的白分16000，胰淀粉酶1860，特别高。”俞卓伟看了看化验单，仔细检查病人体征后问护士：“通知B超室了吗？”“已经通知了，5分钟后给她做个床旁B超。”

见医生表情如此沉重，孕妇丈夫焦虑万分：“我爱人下个月要生产了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”答案是：如果确诊患急性胰腺炎，那母子俩性命都很危险。她丈夫大惊失色，哀求道：“那小兒可是我们结婚七八年，看了好多医生后才怀上的，您大恩大德，一定要救救她们。”

经过床旁B超快速确诊，孕妇患的是急性坏死性胰腺炎，病症严重，凶多吉少。俞卓伟连夜召集各有关科室主任商讨对策，妇产科主任不无担忧地说：“即使用大剂量抗生素也很难控制，更何况病人是高龄孕妇，胎儿还没足月……”外科张主任也认为：“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有立刻手术指征，但棘手的是孕妇本人都危在旦夕，更何况她腹中胎儿……”

这选择让人左右为难，犹如悬崖溜冰，珠峰滑雪！但选择当医生就是选择责任，俞卓伟掷地有声：绝不轻言放弃。很快，在他主持下，一个多学科协作，妇产科普外科接力的手术方案出来了：先是让麻醉医生在确保病人供氧去氮的情况下安抚孕妇镇静，妇产科医生消毒，铺巾，做好一切准备；麻醉医生再

用罗库溴铵、丙泊酚快速诱导，一起效，5分钟内剖宫取出胎儿，同时尽可能提高新生儿Apgar评分分值；待胎儿脐带一断，立即用舒芬太尼、丙泊酚加深麻醉达到腹部清创手术要求；接着，普外科医生进行急性坏死性胰腺炎清创术。

从麻醉诱导到胎儿取出要在5分钟内结束，这怎么做得到？这考验的不仅是胆色，更是精湛的医术。在无影灯下，孕妇进入全身麻醉状态，妇产科主任分秒必争划皮，分离肌层，打开盆腔。黄色脓液一下子涌出。快速吸引。暴露子宫。取出胎儿。“哇”的一声，胎儿安全出世了。俞卓伟看了看表，欣慰告诉大家：时间仅仅3分10秒！

外科接棒了，面对的是分泌的胰液已经把空肠和升结肠烂穿了，大网膜已经和腹腔脏器粘连在一起。更紧迫的是产妇血液动力学急剧波动，加之不断渗血，血压像过山车似的跌至76/38mmHg，心率像快速列车升至127次/分。好在张主任经验丰富，医术过硬，冷静沉着，有条不紊；麻醉科医生全力护航。经过近三小时清创术，命垂一线孕妇也转危为安。

俞卓伟常教诲年轻医生：选择当医生，就是选择了责任，选择了风险，选择了奉献。“日出月入杏林中，风起雨落医人行。”漫漫医道情又晴，有了温情，才有晴天。

一日选择了当医生

曹钟强

在湖南的城市和乡村，只要是店铺（除了理发店），有一样东西是必卖的，那就是槟榔。

槟榔，棕榈科槟榔属常绿乔木，茎直立，高10米以上，最高可达30米，果实长圆形或卵球形。原产马来西亚，我国云南、海南和台湾也有分布。湖南没有槟榔树，也不产槟榔，却大肆加工槟榔食用槟榔，这倒是一种奇怪的现象。湖南人爱嚼槟榔，起源于何时，无从查考。但湖南人爱好槟榔的程度，却是有目可睹的。湖南有两种饮食与别处不同，第一种是芝麻豆子姜盐茶，当地人叫豆子茶；还有一种就是槟榔。邓丽君有一首脍炙人口的《采槟榔》，歌曲不仅词美，曲调也美，殊不知，那优美的曲调，用的就是湖南花鼓戏的曲调。

槟榔一年四季均可食用，但冬春两季嚼食者更盛，尤

其是寒冷的冬季，丢一颗槟榔在嘴里，慢慢地咀嚼，一会儿劲道就上来了，满口浓香，细汗微微，如醉酒一般。酒醉是人醉心也醉，槟榔是人醉心不醉。因为槟榔可以提神醒脑，湖南的汽车司机出门的时候，兜里除了驾照，另外就是揣上几包槟榔。

湖南人好客，街坊邻里碰面，总会热情打声招呼，各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槟榔，用食指和拇指夹住一颗槟榔的尖端，递给对方：“来一颗，正宗的湘潭槟榔。”嚼一粒，现开现卖的鲜槟榔。一看包装，都是湘潭的胖子槟榔，双方哈哈一笑，各自用左手接了对方右手的槟榔。

乡下人更好客。春节期间，家家户户人来客往，邻居喜欢串门，堂屋里坐满

湖南有槟榔

肖石磊

乡亲们。来的都是客，客人欢喜，主人热情，女当家的忙不迭的煎上豆子芝麻茶；男主人左手香烟，右手槟榔，分罢香烟，又撒一圈槟榔，一个上午下来，槟榔嚼了好几袋，人人都仿佛醉了。农家的小孩，对槟榔也是情有独钟。还在吃晚饭的时候，就听到轻轻的拍门声，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屋场上的几个三四岁的小孩。妻唤他们进屋，他们不进，几个人推推搡搡地挤在门口，眼睛盯着饭桌，一副嘴馋的模样。妻忙用筷子夹了几块瘦肉，他们摇头不吃。妻说，那我给你们吃锅巴，起身用锅铲从柴灶的铁锅里铲出一张焦黄的锅巴，掰做几份，一人一块。小孩抵不过香气扑鼻的诱惑，接了锅巴，依然眼巴巴地望着，不走也不进。我问，

七夕会

你们还吃什么呀？其中一个稍大的说，我们要吃槟榔。

我——哈哈，哈哈大笑，赶忙掏出槟榔，除了一人手里塞一颗外，还在他们的兜兜的口袋里包上一粒。小孩得了槟榔，兴高采烈，一手举着锅巴，一手拿着槟榔，一窝蜂似的跑了。

湖南槟榔随着人员的流动，渐渐地有推广之势。早些年上海是没有槟榔买的，现在在一些小店，可以买到槟榔了，它们和口香糖一起，被摆放在当街的玻璃柜台上。

我是正宗的湖南人，当然喜欢嚼正宗的湘潭槟榔。当我将一枚黑黑的槟榔抛进嘴里，嚼得满脸通红，容光焕发的时候，总免不了有老太太低声地问我，先生，依嚼的是啥子？

我答：槟榔，湖南槟榔。

